

世 / 界 / 经 / 典 / 侦 / 探 / 小 / 说 / 集

世界经典
侦探小说集

布朗神父探案集

4

新世界出版社
宁夏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布朗神父探案集

(英) G·K·切斯特顿 著



新世界出版社
宁夏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世 / 界 / 经 / 典 / 侦 / 探 / 小 / 说 / 集

世界经典
侦探小说集

布朗神父探案集

5

新世界出版社
宁夏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布朗神父探案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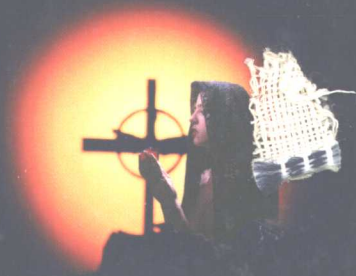
(英) G·K·切斯特顿 著

新世界出版社
宁夏少年儿童出版社

责任编辑 / 魏华

封面设计 / 张弛

貌不惊人，却又智勇双全；千头万
绪，经不起智慧推理，以身涉险，而能
处乱不惊；百转千回，抵不住正义之
剑……



ISBN 7-80620-127-0



9 787806 201275 >

ISBN 7-80620-127-0/I · 12

全套定价：1280.00 元

世界经典侦探小说集④

布朗神父探案集

(一)

[英]G·K·切斯特顿

魏正军 译

新世界出版社
宁夏少年儿童出版社

联合出版

世界经典侦探小说集⑤

布朗神父探案集

(二)

[英]G·K·切斯特顿

魏正军 译

新世界出版社
宁夏少年儿童出版社

联合出版

G·K·切斯特顿

(1847—1939)

英国著名作家。集小说家、诗人、文艺评论家于一身。他呕心沥血,耗时二十四年创作的推理小说《布朗神父探案集》推出后,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。主人公布朗神父至今还是英国家喻户晓、广为流传的传奇人物。此作品曾被拍成四十八集电视连续剧,在七十年代风靡一时。

目 录

蓝宝石十字架.....	(1)
带翅膀的匕首	(28)
断 剑	(53)
天主的锤子	(78)
狗的启示.....	(101)
针 尖.....	(130)
强盗乐园.....	(158)
绿人村.....	(184)
书的风波.....	(211)
天下第一罪.....	(231)
帷幕下的惨案.....	(250)
三件死亡工具.....	(272)
忏悔终生.....	(291)

目 录

快饮者·····	(317)
花园血案·····	(347)
通道里的男人·····	(375)
神秘的脚步声·····	(396)
圈 套·····	(424)
伯爵生死之谜·····	(447)
神秘的死亡·····	(468)
凯撒头像·····	(496)
博士的决斗·····	(520)
布朗神父的童话·····	(540)
阿波罗的眼睛·····	(559)
撒拉丁王子的罪孽·····	(582)
隐身人·····	(609)

蓝宝石十字架

船在晨曦的一抹银色光芒和粼粼海水的绿色光波之间，泊靠在了埃塞克斯海岸的卡唯奇，涌出乱哄哄的一大群人，像苍蝇一样四散乱飞。这些人当中，我们必须跟踪的那个人，无论如何也说不上引人注目，也不会因为他的着意装扮而使人一眼就能瞥见。但他那身花哨的假日服装，和他那满脸公事公办的神气有点不相称。但除此之外，在他身上没有一点显得更特别的地方。他的服装包括一件瘦小的浅灰色茄克衫，一件白背心，一顶系有灰蓝色绊带的银白色草帽。在衣着及草帽的映衬之下，他的瘦削的脸显得格外发黑。脸的下端有一撮西班牙式的黑色短须，使人联想起伊丽莎白时代的皱须。他以浪荡者人士的认真神气叼着一支香烟，在他的茄克衫的掩盖下浑身上下一点也显示不出，也根本没人能看出他身上藏着一把装满子弹的左轮手枪，他的白背心掩盖着他的警察证章。而在他的草帽下面，也看不出他就是欧洲最有

能力最有才智的非凡的人物之一。他就是瓦兰汀，巴黎警察局局长本人，世间最有名的侦探。他从布鲁塞尔到伦敦来执行本世纪最了不起的一次逮捕行动。

大盗弗兰格到了英国。三个国家的警察费尽周折追踪这个犯罪老手，终于从比利时的根特追到了布鲁塞尔，又从布鲁塞尔追到了荷兰的胡克港。推测他可能会利用当时正在伦敦召开的“圣体会议”，在与混入彼此不熟悉的混乱情况下，乔装打扮成低级神职人员，或是会同会议有关的秘书什么的，从而来到伦敦。不过，瓦兰汀并没有把握。没有人能对弗兰格有把握。

自从这位犯罪大王突然停止在这个世间捣乱以来，到现在已有许多年了。他停止活动之后，正如有人说的恶魔死了之后一样，地球上异常平静。但是弗兰格在他的鼎盛时期（当然，我的意思是说他的猖狂时期），却是一个与凯撒大帝一样，声名远播，全球皆知的人物。几乎每天早上，日报上都刊登着他刚刚逃脱一件特大罪行的应有惩罚，又在进行另一件非凡罪行的消息。

弗兰格是个身材高大的加斯科涅（法国西南部）人，胆子和他的躯体一样大。有些令人一看就激动万分的故事讲到，他如何在自己兴致上来之际，把一名官方刑事侦探倒提起来，让他头顶着地倒立着，去清醒头脑；他又怎样一只胳膊挟着一名警察，在利沃里的路上快速飞奔。

说到他的令人无法相信的体力，则一般都用在一些尽管有失公家体面，但却没酿成流血惨案的场面，这样的

评说乃是公允的、不过分的。他的真正罪行主要是一些大胆奇特的大规模抢劫。他的每一次盗窃都堪称一件新奇的罪行，每一次作案都足以构成一个新鲜故事。例如他在伦敦经营过一家臭名昭著的泰洛林牛奶公司，他这家公司没有奶牛场，没有奶牛，也没有送奶车，更没有牛奶，但他差不多有一千个订户。他只是靠把别人门前的小奶罐换上标签，放在自己的主顾门前，以这种偷梁换柱似的行为来为他的订户送奶。

也正是他弗兰格，在截取偷看了一位年轻女士的全部信贷函件后，把他自己写的信用照相机拍成胶片，印在显微镜的载物片上，印得非常非常之小，以和她保持通信关系，使她既莫名其妙又甩不掉。以此对她搞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恶劣把戏。

不过，弗兰格的每一次新作品都普遍地以简单明了为特色。据说，他有一次在深夜把一条街的门牌号码全都重新漆过，仅仅是为了把一个旅客引入他布置的陷阱中去。十分肯定的是，他发明了一种轻便邮筒，放在僻静的郊区角落，等待着有人往里边投入汇款单。

最后一点，据人了解，他还是一个极具天分的杂技演员。尽管他块头那么大，跳跃起来却轻便得像只蚱蜢。又能像猴子一样隐入树顶。因此大侦探瓦兰汀出发来找弗兰格的时候，心里完全清楚，即使找到了对手，自己的冒险也远没有十分的把握。

但是怎样去找他呢？大侦探瓦兰汀仍然在揣摩，心

里略微有些不安。

只有一点可以肯定,那就是任随他伪装得多么巧妙,也无法掩饰他那独特的身高。要是瓦兰汀的敏锐眼光一下子看到一个高个子的卖苹果的女摊贩,一个高个子近卫兵,甚或于一位雍容富贵的高个子公爵夫人,他都可以当场逮捕他们。但是,他在火车上一路风尘,还就没有看到一个可能是弗兰格伪装的人,正如一只猫伪装不了一头长颈鹿一样。对火车上的人他已经了若指掌了。在卡唯奇上火车或是在中途上车的人当中,身高肯定都不到六英尺。有一个矮小的铁路官员旅行到终点,三个小个子的蔬菜农场主乘了两站路下车,一个很不起眼的罗马天主教神父从埃塞克斯的一个小村子上火车,说到最后这个人,瓦兰汀放弃了观察,几乎笑了。这个小个子神父具有那么多东方平原人的气质,他的脸又圆又呆板,像诺福克汤圆。他的眼神像大海一样深邃。他带着几个棕色纸包,几乎没有办法把它们放在一起。毫无疑问,“圣体会议”从各地的淡泊无为的人士当中吸引了不少这类人物,他们令人不可思议,仿佛是从地里挖出来的鼯鼠。瓦兰汀是法国的极端型怀疑论者,他不喜欢神父,但是他会同情他们。而这一位神父可以引起任何人同情。他有一把破旧大伞,经常落到地上。他似乎搞不清楚自己的往返车票上,标注的正确的终点站究竟在什么地方。他以呆子般的单纯向车厢里的每一个人显示他的小心,因为他的一只棕色纸包里有一些用纯银和蓝石头做的东西。

他那埃塞克斯人的坦率和他的圣人般的单纯,不断地把瓦兰汀这个法国人逗乐,直到神父总算在斯可拉福德带着他所有的纸包下车,又回来取他的伞。他取伞的时候,瓦兰汀好心地警告他,别因为要小心而此地无银三百两,把自己身上的银器告诉给大家。但是他一边和神父讲话,一边睁大眼睛望着另一个人。这个人沉着地注视着任何人,不管是穷人阔人,还是男人女人。这人足有六英尺,至于弗兰格呢,他还要高出四英寸。

瓦兰汀在利物浦站下了火车,他相信自己从法国到伦敦尚未漏放过弗兰格。他到伦敦警察厅办理了身份合法手续,约定必要时请求帮助。然后他点燃另一根香烟,在伦敦街上信步闲逛。在维多利亚车站背后的街道和广场散步时,他突然停步驻足。面前是一个古老、别致、宁静的广场,非常典型的伦敦模式,整个广场出人意外的寂静。周围是高大单调的房屋,既显得豪华而又冷清,广场中央是长满灌木的场地,看起来像太平洋上的绿色小岛那么荒凄。四边建筑中有一边比其余三边高出许多,像座高台。这一边的自然线条,被伦敦的可赞赏的意外因素破坏无遗,这是一座饭店。他感到自己仿佛是走错了方向而来到此间的。这里生长得过分引人注意的东西,一种栽在钵里的矮小植物。以及有长长条纹的、柠檬黄和白色的百叶窗也很容易让人注意。这种窗户临街而设,在伦敦通常随意拼凑的布局中,显得分外高大。一段阶梯从街上直上前门,仿佛太平门的楼梯直通到了二楼

窗前。瓦兰汀在黄白色百叶窗前站着抽烟,长久地凝忆。

阿里斯蒂特·瓦兰汀是个神出鬼没的法国人,法国人的才智是特殊的和独一无二的。他不是“思想机器”,因为那是现代宿命论和唯物论的没智慧的用语。机器只是机器,因为它不能思维。但他瓦兰汀是个有思维的人,同时又是个普通平凡的人。所有他的奇妙成功,看起来就像是有魔法,实际上都是来自坚持不懈的推理,和清晰而寻常的法国式的思维。法国人不是靠任何看似矛盾实则正确的说法来说明世界,而是用实际上不言而喻的道理来震动世界。他们至今都在实践某种不言而喻的道理,就像他们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那样。但是确切地说,瓦兰汀明白理性,明白理性的极限。只有对开汽车一无所知的人,才会大谈特谈开汽车不用汽油的神话。只有对理性一无所知的人,才会在没有坚实基础的情况下,大谈特谈无可争辩的第一原则的推理。而瓦兰汀现在就没有坚实的基础,只能死死地抱住第一原则不放。弗兰格在卡唯奇不见了,如果他竟然在伦敦出现,他可能是温布尔登公共网球场上一个高个子流浪汉,也可能是大都会饭店里一个高个子的宴会主持人。在这样明显的一无所知的情况下,瓦兰汀有他自己的看法和办法。

在这种情况下,他期待着不可预见的事。如果他不能追随有理性的思路,他就冷静而小心地追随没有理性的思路。他不用去可预料的地点,比如银行、派出所,以及可能约会的地方,而是要尝试着有意识地到不可预料

的地点去看看每所空房子的门,拐进每一条死胡同,走进被垃圾封死的每一条小巷,绕着每条弯路走,徒步走出大路,等等。他富有逻辑地为他的这种几近疯狂的做法辩护。他说如果一个人有线索可寻,那是最糟糕的办法。如果根本没有什么线索,那才是最好的办法。因为一些引起追捕者关注的稀奇古怪的地方,也许正是引起被追捕者注意的地方。一个人开始的某个地方,可能刚好是另一个人休息的地方。关于上到店铺的那段阶梯,关于那个寂静、古老、别致的饭店,都有些什么在引发他这个侦探的少有的浪漫幻想,使他决定随意去试试。于是他走上阶梯,在靠窗子边的一张桌子前坐下,要了一杯不加奶的咖啡。

时间已快近晌午,他还没吃早饭。桌上摆着另一个人吃剩的早餐,这才使他想到自己还饿着肚子。于是他又叫了一只水煮荷包蛋。他默默地往咖啡里加了白糖,一直想着弗兰格。他回想弗兰格每次是如何逃脱的,一次是用指甲刀,一次趁一所房子失火,一次是必须去交一封欠邮资的信,一次是让人们通过望远镜看一颗要毁灭地球的彗星。瓦兰汀认为自己的侦察智慧一点不比罪犯的差,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的不利之处。“罪犯是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家,侦探只是评论家。”他带着略带挑剔的微笑对自己说,慢慢地把咖啡杯举到唇边,很快又放下,因为在他沉思时他加的白糖是盐。

他望了望装着白色细粒的家什,当然是糖罐,正如香

槟酒瓶子装的是香槟酒一样不会弄错，这罐里装的是白糖。他奇怪他们为什么此时会变成实实在在的盐。他四下看看是否另有正统的家什。对，有两个盐瓶，装得满满的。也许盐瓶里的辛辣调味品有些什么特色。他尝了尝，是白糖。他疑惑地向饭店里四下张望，看看把糖放进盐瓶，把盐放进糖罐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是否还有其他表征？除了白纸裱糊的墙上给溅了点黑色液体之外，整个地方显得整洁、轻快、毫无特殊之处，他按铃叫侍者。

侍者匆忙赶来，在清晨时刻头发还是凌乱不堪，睡眼惺松。瓦兰汀侦探并非丝毫没有幽默感，他让侍者尝尝白糖，看是否符合这家饭店的崇高声誉。结果侍者突然打了个呵欠，陡然清醒过来。

“你们每天早上都和顾客开这么巧妙的玩笑吗？”瓦兰汀问，“拿盐换糖当笑料，从来不会使你们感到乏味吧？”

侍者弄懂这种讥讽后，唯唯诺诺地保证说饭店绝对没有这个意思，这一定是个最令人想不通的错误。他拿起糖罐来看看，又拿起盐瓶看看，显得越来越莫名其妙。他突然说声“请原谅”，就匆匆走开。几秒钟后，饭店老板和他一起赶来。老板也检查了糖罐，然后检查了盐瓶。他同样一脸莫名其妙的神色。

突然侍者似乎发音清晰起来，几句话冲口而出：

“我想……”他结结巴巴地说，“我想……准是那两个教士。”

“什么两个教士？”

“那两个把汤泼在墙上的教士。”

“把汤泼在墙上？”瓦兰汀重复道，他确信这一定是个意大利隐喻。

“是的，是的。”侍者激动地说，一边指着白色壁纸上那块黑色污点，“泼在墙上那里。”

瓦兰汀带着疑问望着老板，老板用比较详尽的报告来让瓦兰汀理解所发生的一切。

“是的，先生，”他说，“这是真的，不过我认为这和糖盐没有关系。今天一大早，门板刚取下，两位教士就来这里喝汤。他们俩都很安静，受尊重。一个付了账出去，另一个完全称得上慢动作高手，过了好一阵才把汤喝完，最后他也出去了。只不过在离去的那一瞬间，他很巧妙地拿起他只喝了一半的杯子，把汤泼在墙上。我当时在后面的房间里，侍者也在后面房间里，我出去时，看到墙上泼有汤，而店里空空如也。这没造成什么特殊的损害，但这是让人讨厌的无礼行为。我想在街上抓到那个人，不过他们已经走远，我只注意到他们转过街角走进卡斯泰尔兹街。”

侦探站了起来，把帽子戴到头上，手杖攥在手里。他已经打定主意，在他脑海里一片漆黑之际，他只有顺着一个隐蔽的手指所指的方向走去，而那个手指隐蔽得很深。他付了账，冲出玻璃门，很快就转到另一条街了。

还好，在这么高度兴奋的时刻里，他的眼光仍然能够